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七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二 史部

北史卷七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夜因大風雨並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

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笑之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譏我言

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恚氣常鎖閤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

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

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

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黄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

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

前亦從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

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

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

王智積子世澄襲

衞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

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

受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内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将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凉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悦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戸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

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鍜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

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
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
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
元孫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
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
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

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

位拜太子太保嵩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嵗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

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餼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僞號降爵爲郇國公後爲郭氏世充以凡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

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

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
城縣公以處綱襲爵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
性質直在官强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
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
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
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
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

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宫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

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絶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讐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睍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

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葢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覊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

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
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内寵孽子
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
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
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
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
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

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凡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頻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

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别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强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强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别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葢疑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内寵昭訓雲氏

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藉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

加脣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

曰覗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

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

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

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

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

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

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别之後知皇后意移始

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之旨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

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
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
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纎介事皆聞奏因

加媒孼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静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宫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懐歡樂不知何意翻悒

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

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

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

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

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肖昔晉

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

劉金驎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

前解金驎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

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

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强聲色俱厲帝不荅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闗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

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

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隂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猒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

纖小事東宫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宫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姫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宫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

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矟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矟幡此是服袄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

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

察謟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内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徧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内事謟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祆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寳往居省閤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説祆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並處斬刑

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並是悖
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
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没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
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
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
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羣官
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

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而貴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寃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

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
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
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
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
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
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
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

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

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䍦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

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病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蝛螋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絶帝嗟異之令通事

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

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

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

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

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爪子相見并請賜一穴
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
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
二宫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
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
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
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
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脩成都之

宫妄説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横生京師祅異以證
父凡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巳身之籙汝豈不欲得
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
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
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
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
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

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宄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袄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

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

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爲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脩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

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内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

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
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
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大谷以趣
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
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
貴王聃大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
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
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

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

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獘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絶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

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太興宫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宫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

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宫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

武力能引强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内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

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

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宫者所遏竟不得閒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寛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

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内史侍郎趙長文爲黄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宫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

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曁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

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閭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

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內外
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
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
刑篋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
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邊裔仍即追還生成
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
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
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釁辱之

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顚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仗旄鉞釋衮麻而擐甲冑銜寃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下梟夷

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内發宏略外舉
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
讋若火焚毛鋒刃從横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
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
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
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氷銷葉散
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

路以目號天蹋地朕今復讐雪恥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授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

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大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凛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内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

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渾因勸世充害侗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

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塡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

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

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

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内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内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

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宫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

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秀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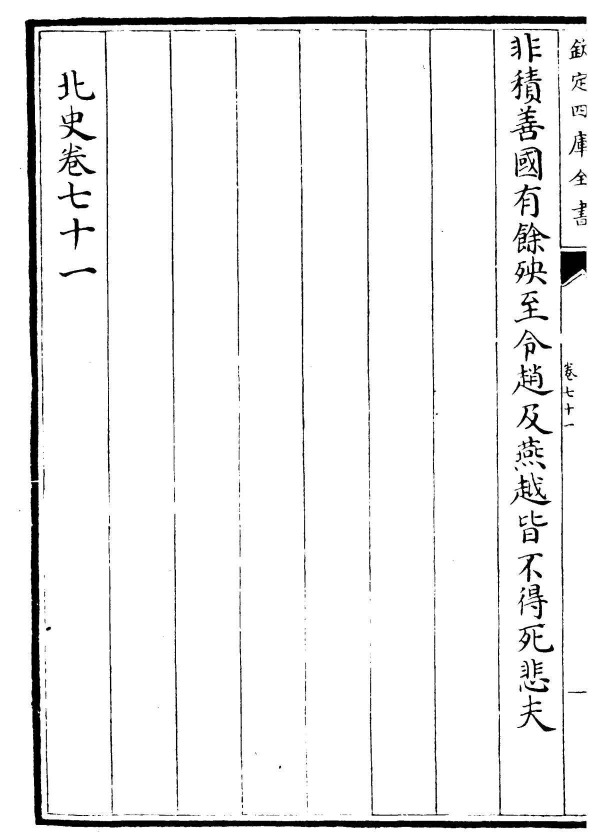
曰后所服藥皆嘗之令彖顧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彖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狥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

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没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絶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

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愼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

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玆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絶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



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北史卷七十一

北史卷七十一考證

蔡景王整傳我向笑之○監本作我向之笑今從隋書

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義隋書作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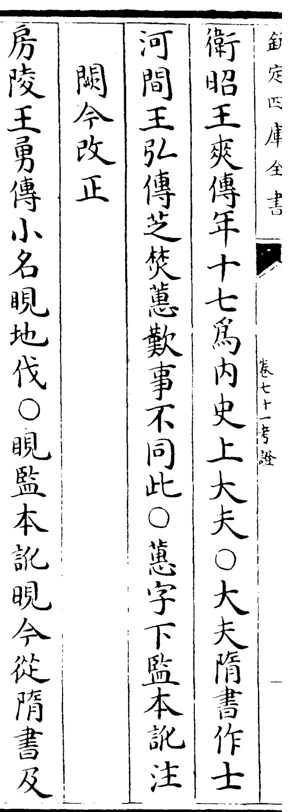
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三隋書作七

綸傳綸字斌籀○籀監本訛籍今從隋書及下文綸弟

字文籀武籀明籀改正之

呼術者王姿問之○姿隋書作琛

爲惡有將其罪莫大○將隋書作狀



衛昭王爽傳年十七爲内史上大夫○大夫隋書作士

河間王弘傳芝焚蕙歎事不同此○蕙字下監本訛注

闕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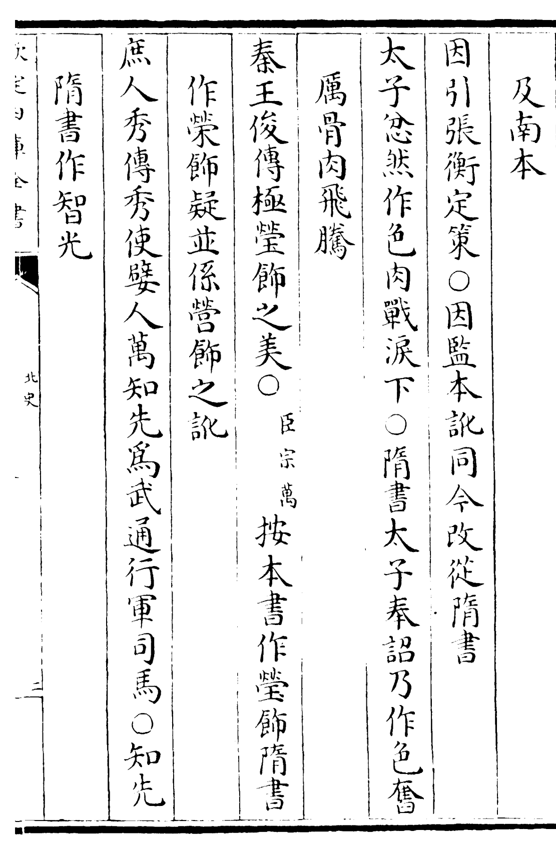
房陵王勇傳小名睍地伐○睍監本訛晛今從隋書及

下文改正

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賔友○時隋書作明

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匹監本訛疋今改正

睍地伐漸不可耐○此句下監本闕一字今改從隋書



及南本

因引張衡定策○因監本訛同今改從隋書

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隋書太子奉詔乃作色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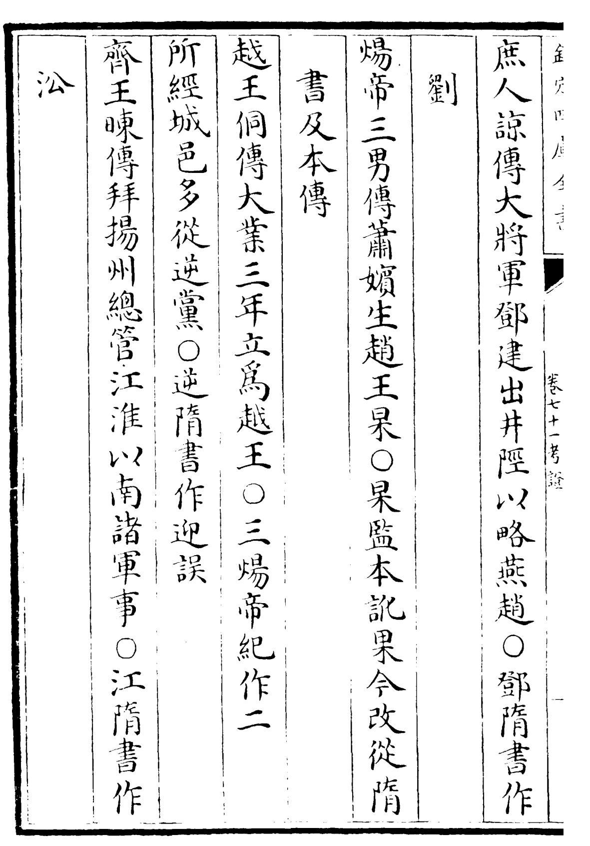
厲骨肉飛騰

秦王俊傳極瑩飾之美○臣宗萬按本書作瑩飾隋書

作縈飾疑並係營飾之訛

庶人秀傳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知先

隋書作智光



庶人諒傳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鄧隋書作

劉

煬帝三男傳蕭嬪生趙王杲○杲監本訛果今改從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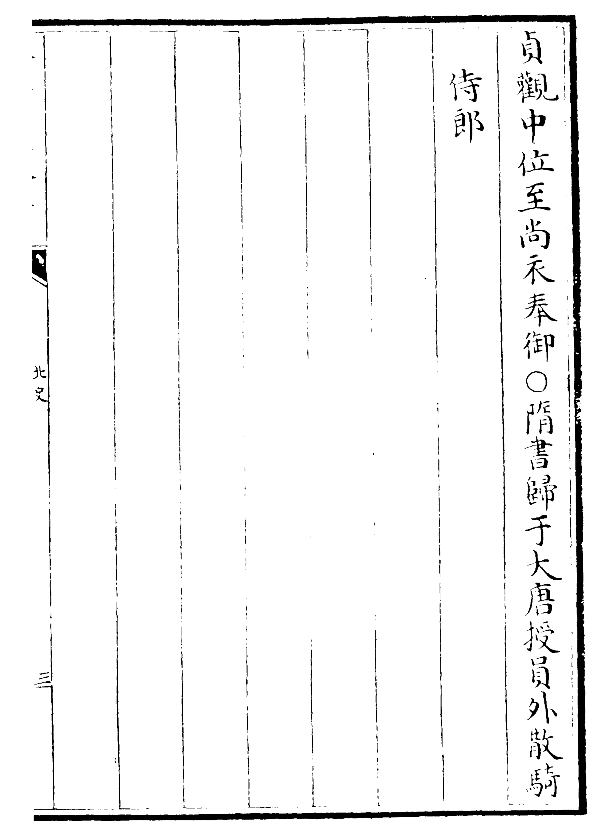
書及本傳

越王侗傳大業三年立爲越王○三煬帝紀作二

所經城邑多從逆黨○逆隋書作迎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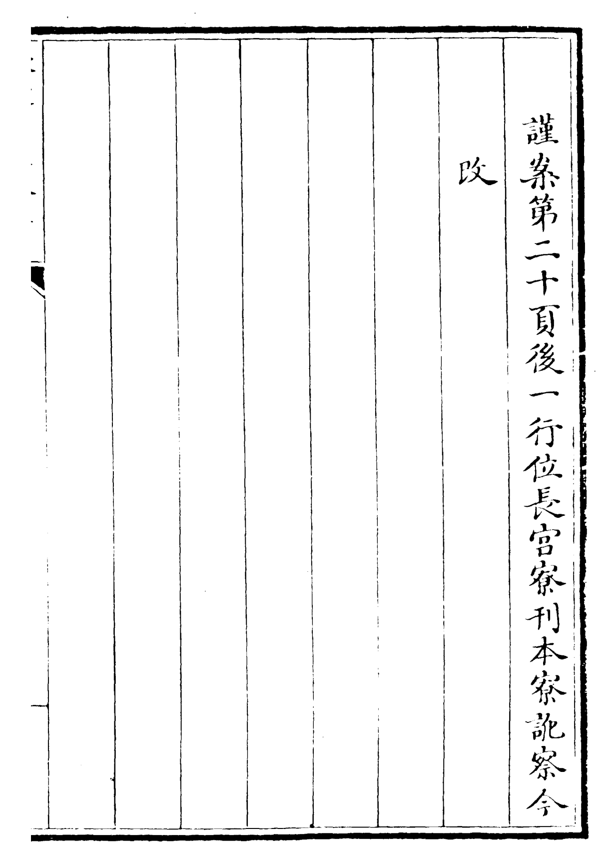
齊王暕傳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江隋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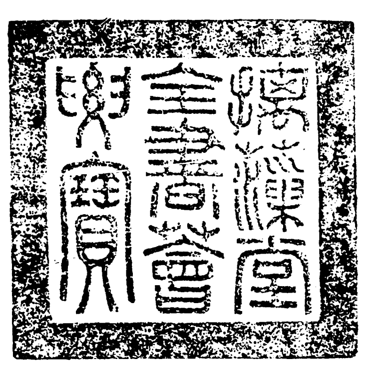
沿



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隋書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北史卷七十一考證


謹案第二十頁後一行位長宮寮刊本寮訛寮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七十二

北史卷七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三 史部

北史卷七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

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决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録卒於州及頍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頍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内史

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頻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邘公楊惠諭意頻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録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頻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頻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意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

欲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為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帝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熲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

厥屢爲邊患詔頍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羊千計
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頍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令勿去以示後
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
職二旬起令視事頍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
元景山等伐陳令頍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頍以禮不
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頍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
嘗問頍以取陳之策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

妃已令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愈密帝

幸并州留頽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宫一所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絶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頽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頽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頽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頽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

厥犯塞以頍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頍欲反帝未有所答頍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頍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頍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頍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頍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頍頍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頍愛妾

産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悦曰陛下當復信頻邪始陛下欲為頻娶頻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頻會議伐遼東頻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頻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頻初不欲行陛下强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専委軍於頻頻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頻殺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

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户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

第一也頃之頍國令上頍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頍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頍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頍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頍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頍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積如

更誅頲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頲名初頲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頲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頲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頲甚病之謂大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

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覲王雄曰近来
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諸子
從邊頍有文武大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
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
皆頍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
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
昇平頍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
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頍皆削槀

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從柳城卒道弟弘德封
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從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甞避難改姓遼氏祖
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
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
及長鬚貌甚偉性寛裕好學博聞仕周歴位中外府記
室内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
涇公轉内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

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

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必致覲閣斯集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侯氏代室堂修七尋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

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
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
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
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
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
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
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

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

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
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
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内少北西面太
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
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
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
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别録及馬
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

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書劉𤅢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為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

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
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
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
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
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

九宫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

裴頠議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

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宫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

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記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

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

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
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
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
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
別者三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
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
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為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

子從之以此而言其来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竝别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禮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

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

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

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

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

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

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

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

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蔟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

彤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黄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宫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宫且作黄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十二

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宫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為

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名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絶其可以

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為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

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内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

安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

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俱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虚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讃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壇壝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名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

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竝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

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
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
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
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内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
無仁心在江都與裴䖍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戸曹從事父
敬族歴太學愽士鎮遠將軍魏静帝時命當世通人正

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

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名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

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名入文林館與黄門侍郎顔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内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凰為瑞是聖德

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令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内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冡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為小冡宰德林私啟宜

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内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迥饟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

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勑

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帝以之付晉王諱

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

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囷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廣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昂大相欽重德林少孤

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毁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愽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北史卷七十二考證

高熲傳蕭巖之叛詔熲綏集江漢○蕭監本訛簫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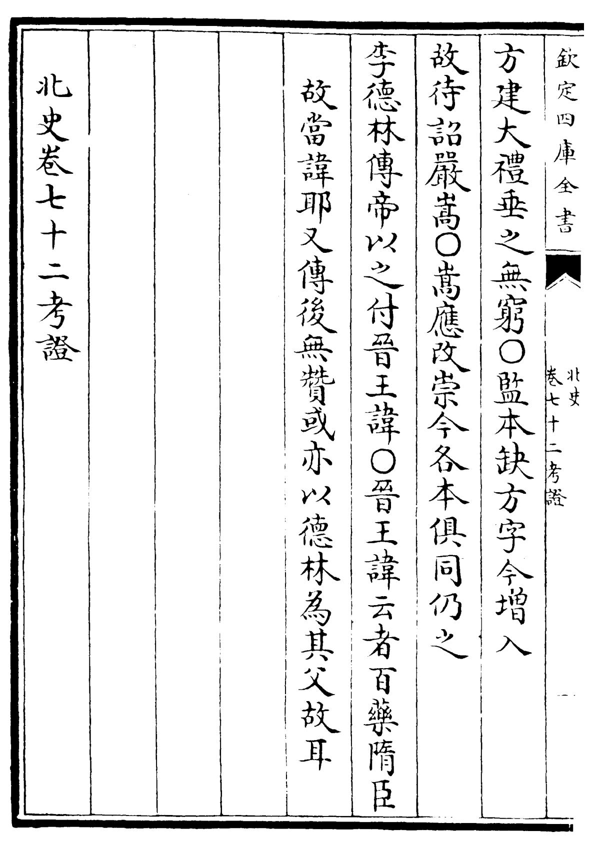
令玆斬王積○積字上疑脫一世字

牛弘傳改姓遼氏○隋書作本姓尞氏

復姓牛氏○復隋書作賜

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出隋書作書

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嚮監本訛響今改正



方建大禮亟之無窮〇監本缺方字今增入

故侍詔嚴嵩〇嵩應改崇今各本俱同仍之

李德林傳帝以之付晉王諱〇晉王諱云者百藥隋臣故當諱耶又傳後無贊或亦以德林為其父故耳

北史卷七十二考證